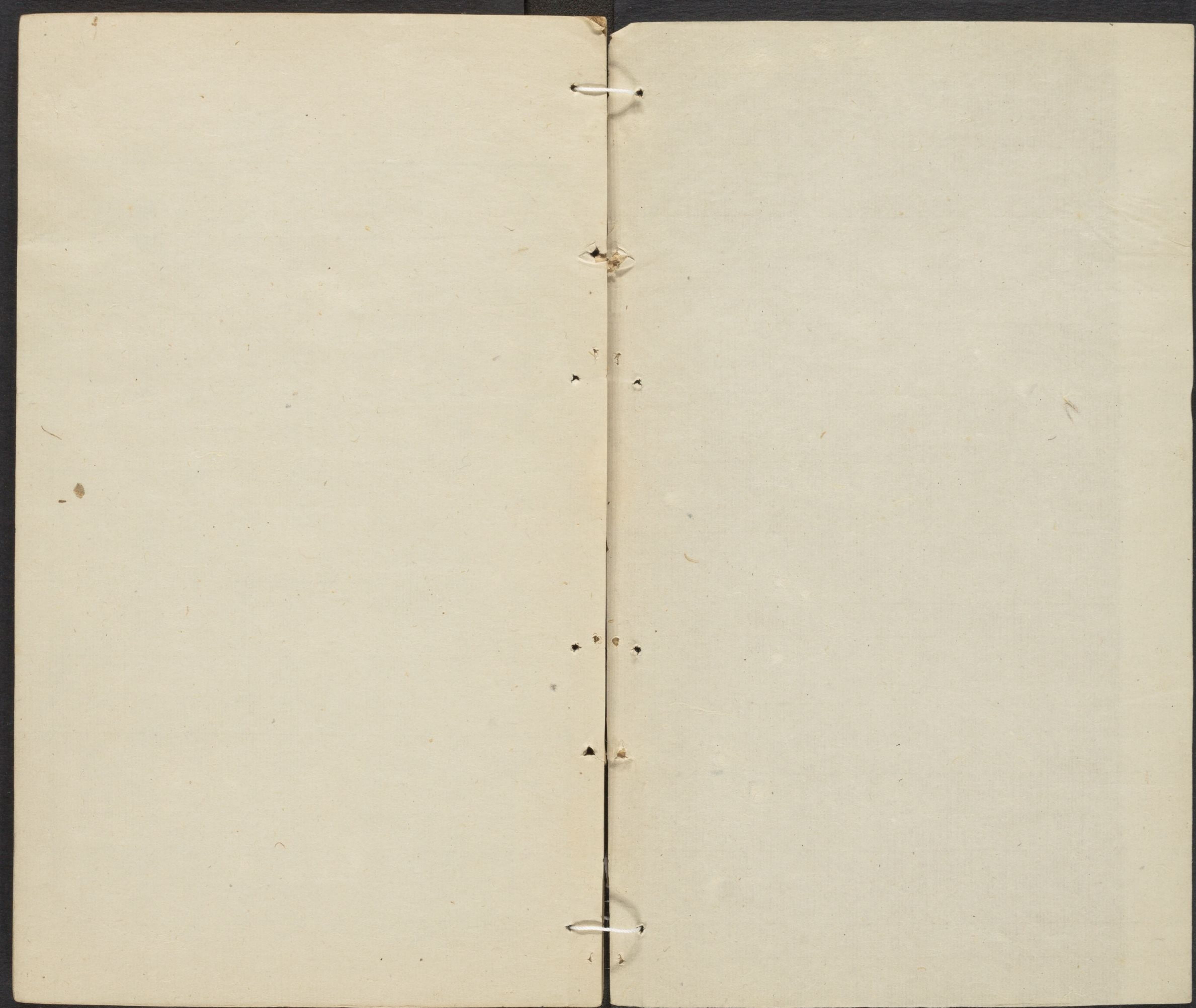


20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AR 1 1932

CHL 1065/4205B



新刊性理大全第四十一卷

諸儒三

朱子

按宋鑑名喜字元晦松之子天資粹美讀書務躬行實踐紹聖中舉進士在泉州同安簿累遷煥章閣符制侍講領鴻慶宮祠初從劉子輩居崇安後從延平李侗學平昔所著述諸經傳解四書集註及編通鑑綱目小學楚詞等書後世學者宗師之卒謚曰文追封徽國公從祀孔子廟庭

屏山劉氏作元晦字詞曰木晦於根春容晬敷入晦於身神明曰腴

昔者曾子稱其友曰有若無實若虛不斥厥名而傳子書雖百世

之遠揣其氣象知顏如愚自諸子言志回欲無伐一宣於言終身

弗越陋巷聞然其光烈烈從事於茲惟參也無慚貫道雖一省身

則三來輔孔門翱翔兩駮學欲正吾知斯之為荷南惟先吏部

文儒之粹彪炳育珍又華其繼來茲講磨融融真真聰恢開如

神明  
內腴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源之方駛望洋渺瀰光我縮氣古人不云乎純亦不已子德不自  
新則時子之恥勿謂此耳充之益充借曰合矣宜養於蒙言而思  
必動而思躋當家便曰仲惟顏曾是畏其後以元為四德之首不敢

延平李氏與其友羅博文書曰元晦進學其力樂善畏義吾嘗疑有  
晚得此人商量所疑其慰又云此人極領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  
其微處論辯其因此迫求有所省渠所論難處皆是○○○○○須  
從原頭體認來所以好說話某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  
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  
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脉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  
來未見有如此者又云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  
頗為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然

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孰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即非矣

集覽  
羅博文按宋監博文沙縣人從學李延平得道學之傳尋以  
同門朱熹狀其行操戈入室漢書鄭玄傳任城何休好公羊學著  
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發梁發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嘆曰  
康成入吾室操吾戈  
以伐我乎戈一作予

朱子自題畫像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沉潛乎仁義之府補註熊氏曰

身優游於天理準則之地靜而此心存養於實理渾涵之天○從  
容者自然不迫之謂禮法之場家鄉邦國皆是也除地曰場王褒  
頌亦有恬淡無為之場之語沈潛者深沉潛泳之謂仁義之府性  
命道德皆是也府聚也康節觀物篇亦謂易書詩春秋為聖人之  
府是子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補註熊氏曰皆吾之意所欲  
蓋者不敢求之辭將謂將欲也蓋將有意謙言將欲有意於是也  
力以力在物之謂與及也力莫能與雖亦謙辭然非真嘗用力者  
莫能知所不及也任道  
之意於此亦可見矣  
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遺矩惟聞然而

日脩或庶幾乎斯語補註熊氏曰佩服先儒當理之言奉承前人

之實度動尊禮法靜守仁義於斯言得之先生自少而日恪守父  
師之訓帝齋父也屏山師也既冠屏山祝詞曰木晦於根春容靡  
敷既長頌姚符曰佩常尊考訓晦木謹師傳故贊亦及之○先師  
孔子頗曾思孟也格言至言謂五經四書也前烈周程張邵與交  
師也遺矩進修之方也問然不求人知之謂日修者無日而不修  
也庶幾近斯語即上文從容禮法沉潛仁義之語此雖自謙之  
辭然深味之則其愧焉季季准日不足之意亦可見矣○愚謂從  
容禮法沉潛仁義乃真知實踐之極功非幾於不勉而中與夫不  
懈不怠者不能及也佩韋晦菴之訓宋子書為觀省之要若夫進  
修之功則豈止於是焉善乎果齊李氏有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  
所以臻斯國者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  
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二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自孟子沒  
千有餘年而後周程張子出焉歷時未久浸失其真及先生出而  
后會無洛之正傳紹曾柳之正緒起斯文於將墜齋來齋於無窮  
雖與天壤俱歿可也嗚呼盛哉按四書註解屏山曰聘君廷平日  
師此云先師其為孔孟無疑矣○此篇自述其行已養心之道○  
此篇書任道日  
修之功以自警

勉齋黃氏曰先生自少厲志聖賢之學自常齋得中原文獻之傳  
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日誦大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

之地先生早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章齋病且亟屬曰若汝胡不  
仲白水劉致中侯山劉彥冲曰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  
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憾焉先生既孤則奉以  
告三君子而真學焉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  
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起平  
於常齋為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必平  
稱之曰樂善好義誰與倫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雖  
體認切至自是從游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其為  
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  
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一  
放肆無以致義理之一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既為之箴以自儆又

筆之書以為小學大學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則  
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齊  
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辯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  
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克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及之  
於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謹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  
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慮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  
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  
於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為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  
而五行具而陰陽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天所賦為  
命人所受為性感於物為情統情性為心根於性則為仁義禮智  
之德發於情則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為手足耳

道之  
正統

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  
則人之理不異於已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貫徹古今充塞  
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空闕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  
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遺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  
聖賢而無疑矣故其得於已而為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  
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  
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  
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  
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裡初  
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  
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為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慊然有不

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己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其  
可見之行則脩諸身者其色狂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  
其間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盡  
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七箸舉  
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潔徐行中夜而寢既  
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  
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  
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巨  
細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  
喪之際哀戚備至飲食縗至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  
有無常畫其權於親故踴踴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

恭古之慶弔禮無所遺調邨問遺恩無所闕其自本則衣取節  
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其  
諸事業則州縣之施設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鑒  
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  
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賢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  
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弟  
綱領條目察然後明於語孟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未之  
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得  
○又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諸傳註其關於天命之微  
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國者既以極深研幾探賾隱發其  
旨趣而無所遺矣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沈潛反復或達

且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句字義至微至細莫  
不理明辭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澁反不若古文之平  
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  
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  
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為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  
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攷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  
之書緝以春秋紀事之法網舉而不繁自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  
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  
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章先生為之哀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  
於世大極先天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為之解則條畫而後天地  
本原聖賢蘊奧必至於泯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深淺所

見有疎密先生既為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於  
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後其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  
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辯  
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為不立文字  
可以識心見性不假脩為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  
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  
經典猖狂叫歎側僻固陋自以為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獎漢唐  
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  
溺於卑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  
於是學者靡然向之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為入道之序而後及  
諸經以為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



之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辯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為已務實辯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游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講論經典商畧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辯則脫然沈痾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為憂振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辭之傳流及海外至於夷虜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畜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先生既

沒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眾亦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矣繼往聖將微之緒啓前賢未發之幾辯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繆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至若天文地理律曆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嘗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為世法是非資稟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其理而造其極哉學脩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見之事業者又如此秦漢以來迂儒曲學既皆不足以望其藩牆而近代諸儒有志乎孔子孟周程之學者亦豈能以造其闢域哉嗚呼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焉篤生哲人以斯道之傳也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

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已煨燼殘闕離析穿鑿蠹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豁百年踏駭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屬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俗以苟安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不十年間歷仕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為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為加損也集覽  
白水劉致中按宋鑑劉勉之字致中崇安人自幼強志

誦教十言以即卒請太宰時禁伊洛李勉之語沙日誦師事燕定揚時歸結草堂讀時力耕自給紹興間召至與秦檜不合不謝病歸李者師白水先生朱松卒屬以後事且令子熹受李勉之誨熹如子因妻以女歸自同安

果齋李氏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闕者無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二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其主敬也一其內以制乎外齊其外以養其內內則無二無適寂然不動以為酬酢萬變之主外則儼然肅然終日若對神明而有以保固其中心之所存及其久也靜虛動直中一外融而人不見其持守之力則篤敬之驗也其窮理也虛其心平其氣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使之意定理明而無躁易凌躐之患心專慮一而無貪多欲速之蔽始以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

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自表而究裏自流而溯源索其精微若別黑白辯其節目若數一二而又反覆以涵泳之切已以體察之必若先儒所謂沛然若河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水釋怡然理順而後為有得焉若乃立論以驅率聖言鑿說以妄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糾紛若假借以相混惑龐心浮氣意象匆匆常若有所迫逐而未嘗徘徊顧戀如不忍去以待其浹洽貫通之功深以為與者之大病不痛絕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蓋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年之間讀書者衆矣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也先生天資英邁視世之所屑者不啻如草芥脩然獨與道俱卓然獨與道立固已迥出庶物之表及夫理明義精養深積盛充而為德行發而為事業人之視之但見其渾灑磅礴不可涯涘而莫知為之者又

曰先生入以事君則必思堯舜其君出以治民則必以堯舜其民言論風旨之所傳政教條令之所布固皆可為世法而其考諸先聖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則以訂正群書立為準則使學者有所據依循守以入於堯舜之道此其勲烈之尤彰明盛大者語孟二書世所誦習為之說者亦多而析理未精釋言未備大學中庸至程子始表章之然大學次序不倫闕遺未補中庸雖為完篇而章句渾淪讀者亦莫知其條理之察然也先生蒐輯先儒之說而斷以己意彙別區分文從字順如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群史以及百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

可處矣又嘗集小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使學者  
得以**先識其門庭**習四子以**相互方**蓋此**文書**者學者之飲食  
**與**寫準繩規矩不可以須臾離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其於易  
也推卦畫之本體辯王聖之旨歸專主筮占而實該萬變以還索  
淨精微之舊其於詩也深玩辭氣而得詩人之本意畫削小序以  
破彼儒之臆說妄言美刺悉就芟夷以復溫柔敦厚之教其於禮  
也則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  
附於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說補其闕遺而析其疑晦雖不  
克就而宏綱大要固已舉矣謂書之出於口授者多艱澁得於壁  
藏者反平易學者當沈潛反復於其易而不必穿鑿附會於其難  
謂春秋正義明道尊王賤霸尊君抑臣內夏外夷乃其大義而以

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為褒貶之例若法家之深刻乃傳者之鑿說  
謂周官編布周密**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學者既通四子又讀  
一經而遂學焉則所以治國平天下者思過半矣謂通鑑編年之  
體近古因就繩以策牘之法以綱提其要以目紀其詳綱倣春秋  
而兼採群史之長目倣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褒貶大義凜乎烈  
**日秋霜**而繁簡相發又足為**史家之軌範**謂諸子百家其言多詭  
於聖人獨**韓子**論性專指五常最為得之因為之考訂其集之同  
異以傳于世而屈原忠憤千古莫白亦頗為發明其旨樂律久亡  
清濁無據亦嘗討論本末探測幽眇雖未及著為成書而其大旨  
固已獨得之矣若夫折世學之繆辯異教之非禱其果穴砭其隱  
微使學者由於大中至正之則而不躓於荆棘獲阱之塗摧陷齟

清之功固非近世諸儒所能髣髴其萬一也自夫子設教洙泗以  
博文約禮授學者顏曾思孟相與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大傳  
士各以意為學其騖於該洽者既以聞見積累自矜而流於泛濫  
駁雜之歸其溺於徑約也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而陷於  
曠蕩空虛之域學者則知所傳矣亦或悅於持敬之約而憚於觀  
理之煩先生身任道統而廣覽載籍先秦古書既加考索歷代史  
記國朝典章以及今儒生學士之作靡不徧觀取其所同而削其  
不合稽其實用而翦其煩蕪參伍辯證以扶經訓而詰其舛差秋  
毫不得遁焉數千年間世道學術議論文詞之變皆若身親歷於  
其間而耳接目睹焉者大本大根固已上達直遂柯葉散殊亦皆  
隨其所至究其所窮條分派別經緯萬端本末巨細包羅囊括無

所遺漏故所釋諸書悉有依據不為臆度料想之說外至文章字  
畫亦皆高絕○世蓋其包涵博蓄淵泉故其出之者自若是  
其無窮也學者據經辯疑隨問隨析固皆極其精要暇而辯難古  
今其應如響愈扣愈深亶亶不絕及詳味而細察之則方融貫於  
一理而已矣嘗有言曰學者望道未見固必即書以窮理苟有見  
焉亦當攷諸書有所證驗而後實有所裨助而後安不然則德孤  
而與枯槁并滅者無以異矣潛心大業何有哉矧自周衰教失禮  
樂養德之具一切盡廢所以維持此心者惟有書耳謂可躡蹠經  
傳遽指為糟粕而不觀乎要在以心體之以身踐之而勿以空言  
視之而已矣以是存心以是克己仁豈遠乎哉至於晚歲德尊言  
立猶以義理無窮歲月有限慊然有不足之意洙泗以還博文約

禮而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教人規模廣大而科級甚嚴循循有序不容躐等凌節而進至於切已務實辯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丁寧懇到提耳而極言之每誦南軒張公無所爲而然之語必三歎焉晚見諸生繳繞於文義之間深慮斯道之無傳始頗指示本體使深思而自得之其望於學者益切矣嗚呼道之在天下未嘗亡也而統之相傳苟非其人則不得而與自孟子沒千有餘年而後周程張子出焉歷時未久浸失其真及先生出而后合濂溪之正傳紹鄒魯之墜緒前聖後賢之道該備全備其亦可謂盛矣蓋昔者易更三古而混於八索詩書斂亂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之餘六經既已爛脫諸儒各以

已見妄穿鑿爲說未嘗有知道者也周程張子其道明矣然於經言未暇釐正一時從游之士或昧其旨道而入於異端者有矣先生於是考訂訛繆探索深微總裁大典勸成一家之言仰包粹古之載籍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世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睹也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故可也吳氏壽昌曰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敷意日月不輝飲酒不過兩三行又移一處大醉則趺坐高拱經只子集之餘雖

記錄雜說舉輒成誦微醒則吟哦古文氣調清壯其所聞見則先生每愛誦屈原楚騷孔明出師表淵明歸去來辭并杜子美數詩而已

而已集覽

則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鑒察群下應對諸侯謀行

職修王甚珍之同列新尚輩於善其能共著而疎之乃作雜錄其  
君覺悟襄王立復用諛譎原於有南原於是作漁父諸篇以見志  
遂自沉汨羅江而死孔明出師表按三國志諸葛亮字孔明本琅  
邪人漢末避亂寓居南陽之西岡躬耕龍畝好為梁父吟每自比  
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崔州平徐庶以為信然建安中先主  
屯新野庶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即往  
顧之凡三往乃見曰漢室頽頹姦臣竊命計將安出亮曰將軍  
帝室之胄若跨有荆益結好孫權伯業可成漢室可復天先主曰  
善乃起為軍師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先主曰孤有孔明猶魚  
之有水也羽飛乃止既而先主即位拜為丞相封武安侯帝崩受  
遺詔輔政建興初出師伐魏臨發上表極其忠盡先儒謂其與漢  
之志光明正大而出處之義同於伊尹三代以下一人而已  
按晉書陶潛字淵明係曾孫九江人少好高尚博學義  
屬文宅邊有五柳白野五柳先生後起為州祭酒尋自解歸再起  
知彭澤縣會郡遣督郵至縣使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吾不能為  
五斗米折腰見卿里小兒即解即去賦歸去來詞以見意及宋受  
禪惟賦詩飲酒以終  
其年有詩集行于世

北溪陳氏曰先生道魏而德尊義精而仁熟立言平正溫潤清巧的  
實徹人心洞天理達群哲會百聖粹乎洙泗伊洛之緒九曩時有

斯世

發端而未竟者今悉該且備九曩時有疑辯而未瑩者今益信且  
白宏綱大義如指諸掌掃千百年之緣誤為後學一定不易之準  
則辭約而理盡旨明而味深而其心度澄朗瑩無沓滓工夫縝密  
渾無隙漏尤可想見於詞氣間故孔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  
所謂**聖世**獨惟先生一人而已

萬世之標準

鶴山魏氏曰天生斯民必有出乎其類者為之君師以任先覺之責  
然而非一人所能自為也必並生錯出交脩互發然後道章而化  
成是故有堯舜則有禹臯陶有湯文則有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  
生各當其世觀其會通以盡其所當為之分然後天衷以位人極  
以立萬世之標準以定雖氣數訛信之不齊而天之愛人閱千古  
如一日也自此間接授之法壞射飲讀法之禮無所於行君師之

聖門  
之樞

材移於孔子則又有冉閔顏曾群弟子左右羽翼之微言大義天  
開日揭萬物咸覩自孔子沒則諸子已有不能盡得其傳者於是  
子思孟子又為之闡幽明微著熾辯似而後孔氏之道歷萬世而  
無弊嗚呼是不曰天之所命而誰為之秦漢以來諸儒生於籍去  
書焚師異指殊之後不惟孔道晦蝕孟氏之說亦鮮知之千數百  
年間何可謂無人則往往孤立寡倚唱焉莫之和也絕焉莫之續  
也乃至國朝之盛南自湖湘北至河洛西極關輔地之相去何啻  
千餘里而大儒輩出聲應氣求若合符節曰極曰誠曰仁曰道田  
忠曰恕曰性命曰氣質曰天理人欲曰陰陽鬼神若此等類九皆  
**聖門**之樞要而千數百年習浮踵漏莫知其說者至是脫然  
如沉痾之間大寐之醒至於呂謝游楊尹張侯胡諸儒切磋商究之

帝王  
經世  
之規  
聖賢  
新民  
之孝

分別白之亦幾無餘蘊矣然而絕之久而復之難傳者寡而味者  
衆也朱文公先生始以彊志博見凌高厲空自受學延乎李先生  
過然如將弗勝於是斂華就實反博歸約迨其蓄久而思渾資深  
而行熟則貫精粗合內外群獻之精蘊百家之異指毫分縷析如  
示諸掌張宣公呂成公同心協力以開先聖之道而僅及中身論  
述靡竟惟先生巍然獨存中更學禁自信益篤盖自易詩中庸大  
學論語孟子悉為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孝經下迄屈韓之文周  
程張邵之書司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為之論著然後**帝**  
**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粲然中興學者習其讀推其義則知三  
才一本道器一致幽探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  
之所知大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暗室屋漏之無愧盖



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見其大器聖門有人

至近而遠至顯而微非若棄倫絕學者之慕乎高而譁世取寵者之安於卑也倚其盛歎嗚呼帝王不作而洙泗之教興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與異端果孰為勝負也聖賢既熄而關洛之學興微朱子亦未知聖傳之與俗學果孰為顯晦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予謂亦不在孟子下

張栻

按宋鑑栻字敬夫餘竹人浚之子穎悟夙成以古聖賢自期聞道甚早與朱熹為友熹嘗稱其卓然所見所著論孟大極論諸書學者稱爲南軒先生卒謚曰宣淳紹物從祀孔子廟庭

朱子曰南軒張公生有異質穎悟夙成忠獻愛之自其幼學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義之實既長命往從胡仁仲之門問程氏學先生見其大器即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以書質焉而先生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公以是

益自奮勵直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布顏錄一篇蚤夜觀省以內策所造既深遠矣猶未敢自以為足則又取友四方益務求其所未至蓋玩索講評踐行體驗反覆不置者十有餘年然後音之所造愈深遠而反以得乎簡易平實之地其於天下之理蓋昏瞭然心目之間而實有以見其不能也者是以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其所以篤於君親一於道義而沒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強爲之也公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造道又篤其樂於聞過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厲明決無毫髮滯吝意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所以見於論說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至於如此雖小人以其好惡之私或能雍塞於一時然至於公論之久長蓋亦莫得而揜之也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

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折開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平生所  
著書惟論語說最後出而洙泗言仁諸篇忠武侯傳為成書其他  
如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之屬則猶欲稍更定焉而未及  
也然其提綱挈領所以開悟後學使不迷於所鄉其功則已多矣  
蓋其常言有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辯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為而  
不能自己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一有所為而為之則皆人欲之  
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呼哉自也其亦可謂擴前聖所未發  
而曰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欤又曰靖康之變國家之禍極矣小大  
之臣舊不顧身以任其責者蓋無幾人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忠  
判決之明計慮之審又未有如公者雖降命不長不克卒就其業  
然其志義偉然死而後已則實諸鬼神而不可誣也

集覽

鑑靖康末欽宗年號是時金人長驅入寇擄二帝北去故曰靖康之變也

○其嘗竊病聖明之學不傳

而道術遂為天下裂士之醇慤者拘於記誦其敏秀者徭於詞章  
既皆不足以發明天理而見諸人事於是言理者歸於老佛而論  
事者騖於管商則於理事之正反皆有以病焉而去道益遠矣中  
間河洛之間先生君子得其不傳之緒而推明之然今不能百年  
而學者又失其指近歲乃幸得吾友敬夫焉而天下之士乃有以  
知理之未始不該於事而事之未始不根於理也○孟子沒而義  
利之說不明於天下董仲舒諸葛武侯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  
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以自為者鮮不溺於人欲之私而  
其所以謀人之國家則曰功利焉而已爾自魏國張忠獻公唱明  
大義以斷國論南陽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開聖學其託於空言

見諸行事雖若不同而於孟子之言董葛程氏之意則皆有所謂  
 中載而一轍者張公敬夫則又忠獻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五峯  
 先生之門人也自其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既又  
 講於五峯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默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  
 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間毫釐之辯蓋有出於前哲之所  
 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巨細顯微莫不洞然  
 於胷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於家而四方學者爭鄉往  
 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  
 而敬夫不幸死矣集覽  
按宋監張浚字德遠漢州人唐宰相九齡弟九皐之後咸之子登進士高宗時累官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嘗平苗列之亂擢御史中丞招降劇盜能使將帥用命始終不主和議為秦檜所惡所看有五經解及雜說文集奏議  
 孝宗封魏國公卒謚忠獻 ○敬夫最不可得聽人說話便肯敗

○敬夫見識純粹踐行篤實使人望而敬之 ○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入意表近讀其語說不盡見胸中灑然誠可歎服 ○敬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從游之久反復開卷為多但其天資明敏從初不歷階級而得之故今日語人亦多失之太高 ○南軒見處高如架屋相似大間架已就只中間少裝折 ○問先生舊與南軒反復論仁後來畢竟合否曰亦有一二處未合敬夫說本出胡氏胡氏之說惟敬夫獨得之其餘門人皆不曉但云常守師之說向來往長沙正與敬夫辯此 ○敬夫高明他將謂人都似他總一說時便更不問人曉會與否且要說盡他箇故他門人敏底抵學得他說話若資質不逮依舊無着摸其則性鈍讀書極是辛苦故尋常與人言多不敢為高遠之論蓋為是身曾親經歷過故不敢以

是責人爾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今教者其病多是如此。學者於禮有未至處切不可輕易與之說而敬夫為人明快每與學者說語一切傾倒說出此非不可但學者見未到此裏見他如此說便不復致思亦甚害事其則不然非是不與他說蓋不欲與學者語未至之理耳。敬夫見識極高却不耐事。伯恭學耐事却有病。南軒伯恭之學皆踈略南軒踈略從高處去伯恭踈略從卑處去伯恭說道理與作為自是兩件事如云仁義道德與度數刑政介然為兩途不可相通他在時不曾見與其說他死後諸門人弟子此等議論方漸上說出來乃云皆原於伯恭也。蒼先生像曰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弥六合謹義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奉上乎其致主之功汲上乎其幹父之勞乞上乎

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為湖海。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既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尚有以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

湖海之樂  
世之豪

取矣勝於此者尚首必不其良也自中矣爾曹也

其言必與心同也世之為其德而山立之者亦與其不可言也

新刊性理大全第四十二卷

諸儒四

呂祖謙

按宋鑑祖謙字伯恭夷簡六世孫金華人早擢高第歷官著作即直秘閣倡道於婺為一代宗師號

東萊先生著書立言並行于世卒謚曰成

朱子曰伯恭說義理大多傷巧未免杜撰○問東萊博學多識則有

之矣守約恐未也曰然○其嘗謂人讀書寧失之拙不可失之巧

寧失之低不可失之高伯恭之弊盡在於巧○問東萊之學曰伯

恭於吏分外子細於經却不甚理會○東萊聰明看文字却不子

細向嘗與較程易到噬嗑卦和而且治一本治據治字於理為是他

硬執要作洽字和已有洽意更下洽字不得緣他先讀史多所以

看籠着眼讀書須是以經為本而後讀史○伯恭教人看文字也

麓有以論語是非問者伯恭曰公不會看文字管他是與非做甚  
但有益於我者切於我者看之足矣且天下須有一箇是與不是  
是處便是理不是處便是非理如何不理會得○東萊文鑑編得  
泛然亦見得淺○伯恭所編奏議皆優柔舒緩者亦未為全是今  
立宗卿作序者是舊所編後修文鑑不止乎此更添入集覽宋鑑立宗字宗卿江陰人隆興初率進士除國子博士宰相唐允文率以自代宗入對首言恢復之志不可忘恢復之事未易卒官既按實才責以囚治光宗時為四川安撫制置使無知成都府密以吳氏世掌兵為慮奏罷他將代之遂革世將之患官終同知樞密院事卒贈大師諡忠定○東萊自不合做這大事記他那時自感疾了一日  
要做一年若不死自漢武至五季只千來年他日每自○此文  
字人多云其解題煞有工夫其實他當初作題目却煞有工夫只  
一句要包括一段意解題只見成檢令諸生寫伯恭病後既免人

事應接免出做官若不死大段做得文字○問伯恭少儀外傳多  
瑣碎處曰人之所見不同其只愛看人之大體大節磊上落上處  
這猷瑣碎便懶看伯恭又愛理會這處其間多引忍耻之說最害  
義緣多資質弱與此意有合遂就其中推廣得大想其於忠臣義  
士死節底事都不愛他亦有詩說張巡許遠那時不應出來集覽  
按唐鑑巡南陽人博通群書曉戰陣法氣志高迈開元末擢進士第為清河令有治績後調真源令祿山反巡起兵討賊與許遠同守睢陽大小四百戰糧盡城陷罵賊而死贈揚州大都督即人朝祀焉按唐鑑遠新城人祖敬宗為文學館李士遠寬厚長者安祿山反與張巡同守睢陽城陷不屈死宣宗時圖像於凌烟閣上而已○伯恭宗太史公之學以  
為非漢儒所及其嘗痛與之辯子由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疎  
略而輕信此○句最中馬遷之失伯恭極惡之古史序云古之帝  
王其必為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

生理八二四二庚一

竊脂之不殺此語甚好其嘗問伯恭此豈馬迁所能及然子由此語雖好又自有病處如云帝王之道以無為宗之類他只說得箇頭勢大下面工夫又皆空疎不猶馬迁禮書云天哉禮樂之道洋洋鼓舞萬物役使群動說得頭勢甚大然下面亦空疎却引荀子諸說以足之又如諸侯年表盛言形勢之利有國者不可無末却云形勢雖強要以仁義為本他上文本意主張形勢而其末却如此說者蓋他也知仁義是箇好底物事不得不說且說教好看如禮書所云亦此意也伯恭極喜渠此等說以為遷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為得聖人為邦之法非漢儒所及此亦衆所共知何必馬遷然遷豈從董仲舒游史記中有余聞之董生云此等語言亦有所自來也迂之學也說仁義也說詐力也用權謀也用

聖賢  
訓  
秘古之

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於權謀功利孔子說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傳中首尾皆是怨辭盡說壞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刪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為非馬遷為是聖賢以六經垂訓炳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德之說今求義理不於六經而反取疎略淺陋之子長亦惑之甚矣集覽騶虞不殺詩騶虞篇于嗟乎騶虞長於身不感生芻不食生物日行千里君有至信之德乃見也騶虞不殺詩騶虞名似虎白質黑文呼青膚食肉不食粟○贊先生像曰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濟古之秘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踰於中人衣冠不詭於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覩其躅矧是丹青孰形心曲惟嘗見之者於此而復見之焉則不但遺編之可續而已

生理大馬四二卷

大愚有成之風

西山真氏曰呂成公所傳中原之文獻也其所闡釋河洛之微言也

扶持絕學有十載之功教育英才有數世之澤及慶元初孽臣始

竊大柄大愚以一太府丞抗疏顯斥其姦孤忠凜然之死不悔迨

其晚年義精仁熟有成公之風焉集覽慶元初孽臣始竊大柄按

謂韓侂胄也天愚以一太府丞抗疏顯斥其姦孤忠凜然之死不

悔通鑑宋寧宗慶元元年二月罷右丞相趙汝愚四月安置大府

寺丞呂祖儉于韶州初祖儉上疏訴愚之忠不當罷斥語侵韓侂

胄有旨祖儉明比罔上送韶州安置祖儉嘗曰因世變有所推折

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竟死于賊所

### 陸九淵

按宋鑑九淵字子靜金谿人年三四歲問其父天

朱子曰陸子靜說只是一心一邊屬人心一邊屬道心那時尚說得

好在○子靜說克己復禮云不是克去己私利欲之類別自有箇

克處又却不肯說破其嘗代之下語云不過是要言語道斷心行

路絕耳因言此是陷溺人之深坑學者切不可不戒○問子靜不

喜人說性曰怕只是自理會不曾分曉怕人問難又長大了不肯

與人商量故一截截斷了然學而意論性不知所學何事○其何

與子靜說話子靜以為意見某曰邪意見不可有○意見不可無

子靜說此是閑議論某曰閑議論不可議論合議論則不可不議

論又曰大學不曾說無意而說誠意若無意見將何物去擇乎中

庸將何物去察爾言論語無意只是要無私意若是正意則不可

無又曰他之無意見則是不理會理只是胡撞將去若無意見成

甚麼樣人在這裏○問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曰子靜不著言

語其學正似告子故常諱此子又問陸嘗云人不惟不知孟子



高處也不知告子高處曰試說看陸只鵲突說過又曰陸○靜說  
告子也高也是他尚不及告子告子將心硬制得不動陸遇事未  
必皆能不動○向來見子靜與王順伯論佛云釋氏與吾儒同見  
亦同只是義利公私之間不同此說不然如此却是吾儒與釋氏  
同一箇道理若是同時何緣得有義利不同只被源頭便不同○  
佛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又曰他尋常要說集義所生者其從  
包敏道至說成龍義而取却不說義集而取之他說如何陳正淳  
曰他說須是實得如義集只是強探力取曰謂如人心知此義理  
行之得宜固自內發人性質有不同或有魯鈍一時見未到得別  
人說出來反之於心見得爲是而行之是亦內也人心所見不同  
聖人方見得盡今陸氏只是要自渠心重見得底方謂之內若別

吾儒  
皆實

人說底一句也不是才自別人說出便指爲義外如此乃是告子  
之說如生而知之與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安而行之與利而行之  
勉強而行之及其知之行之則一也豈可一一須得自我心而出  
方謂之內所以指文義而求之者皆不爲內故自家才見行如此  
便一向執著將聖賢言語便亦不信更不去講貫只是我底是其  
病痛只在此只是專主生知安行而學知以下一切皆廢又只管  
理會一貫理會一旦如一貫只是萬理一貫無內外本末隱顯精  
粗皆一以貫之此正同歸殊途百慮一致無所不備今却不教人  
恁地理會却只尋箇一不知去那裏討頭處○子靜之學着他千  
舛萬舛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把許多麓惡底氣都做心之妙  
理合當恁地自然做將去向在鉛山得他書云看見佛之所以與

儒異者止是他底全是利吾儒止是全在義其答他云公亦只見得第二著看他意只說吾儒絕斷得許多利欲便是千了百當一何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初自受得這氣稟不好今才任意發出許多不好底也只都做好商量了只道這是胸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氣有不好底夾雜在裏一齊袞將去道害事不害事看子靜書只見他許多龐暴底意思可畏其徒都是這樣才說得幾句便無大無小無父無兄只我胸中流出底是天理全不著得此工夫看來這錯處只在不知看氣稟之性○或說象山說克己復禮不但只是說克去那利欲忿懣之私只是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曰聖門何嘗有這般說話人要學聖賢此是好底念慮有何不可若以為不得則堯舜之兢兢業業周公之思兼三王孔子之好

古敏求顏子之有為若是孟子之願學孔子之念皆當克去矣看他意思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他只是要如此然豈有此理又曰子靜說話常是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便是禪家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鍼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子靜說良知良能四端等處且成片舉似經語不可謂不是但說人便能如此不假脩為存養此却不得譬如旅寓之人自家不能送他回鄉但與說云你自有田有屋大段快樂何不便回去那人既無資送如何便回去得又如脾胃傷人不能飲食之人却硬要將飯將肉塞入他口不問他喫得與喫不得若是一頓便理會得亦豈不好然非生知安行者豈有此理便是生知安行也須用學大抵子思說

率性孟子說存心養性大段說破夫子更不曾說只說孝弟忠信篤敬蓋能如此則道理便在其中矣○子靜云涵養是○人翁省察是○奴婢陳正己力排其說曰子靜之說無定常要云今人之說自如此明日之說自不如此大抵他只要拘才見人說省察他便反而言之謂涵養是涵養若有人向他說涵養也又言涵養是省察以勝之自渠好為阿佛罵祖之說致令其門人以天子之道及聖天子○問象山道當下便是曰看聖賢教人曾有此等語無聖人教人皆從平實地上做去所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須是先克去己私方得孟子雖云人皆可以為堯舜也須是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方得聖人告顏子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告蘧進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告子張以言

忠信行篤敬這箇是說甚麼話又平時告弟子也須道是學而時習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豈曾說箇當下便是底語大抵今之為學者有○病一種只當下便是底一種便是如公平日所習底却是這中間一條路不曾有人行得而今人既不能知但有聖賢之言可以引路聖賢之言分分曉曉八字打開無此子回互隱伏說話○因說子靜云這箇只爭此子才差了便如此他只是差過去了更有一項却是不及若使過底拗轉來却好不及底趨向上去却好只緣他才高了使不肯下才不及了使不肯向上過底便道只是就過裏面來箇中不及底也道只就不及裏面來箇中初間只差了此子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又曰某看近日學問高者便說做天地之外去卑者便只管陷弱高者必入於佛老卑者必

入於管商定是如此定是如此。陸氏會說其精神亦能感發人  
一時被他聳動底亦便清明只是虛更無底。蓋思而不學則殆正  
謂無底。蓋便危殆也。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君賢德善俗有階梯而  
進不患不到今其徒往往進時其銳然其退亦速絕到退時便如  
墜千仞之淵。問子靜君子喻於義曰子靜只是拗伊川云  
惟其深喻是以篤好子靜必要云好後方喻看來人之於義利喻  
而好者多若全不曉又安能好好好之則喻矣畢竟伊川說占得  
多。集覽（鉛山按一統志鉛山縣名南唐所置今因之屬廣信府）

朱子門人

朱子曰蔡神與博學強記高聞厚落易象之文地理之說無所不通  
李通承父志學行之餘尤邃律曆討論定著遂成一家之言使千

不輕  
不輕

古之設曠然一新而溯其源流皆有成法。李通有精請之說  
絕之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朋友亦  
難得十分可指擬者黃直卿明睿端莊造詣純篤斯道有負於直  
卿者不輕。輔漢卿身在都城俗學声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  
衆人之所不味更幾勉力卒究大業。陳安卿論顏子卓爾之說  
其善論大本達道意其備君得不容已處即自可默會矣。陳才  
卿一室蕭然有以自樂令人敬嘆日用工夫精進如此元為可喜  
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含者。徐子融  
志趣操守非他人所及大率忘氣剛决痛快無支離纏繞之弊余  
正叔在此無日不講說終是百藤不斷也方叔看的道理儘有穩  
實。廖德明學有根據為政能舉先王已墜之典以活中路無告

之人固<sub>○</sub>道<sub>○</sub>愛<sub>○</sub>人<sub>○</sub>君<sub>○</sub>所樂聞而願為者<sub>○</sub>方實王為學之意  
親切的當而不失其序近日所見朋友講習未有能及此者<sub>○</sub>鄭  
子上說易中庸其存細論人心道心之說此舊益精密矣<sub>○</sub>晏亞  
夫進學意氣頗多激昂而心志未甚疑定於日用之間益加持敬  
工夫則見得本末明德之弊用動靜如一矣

勉齋黃氏曰晦翁先生之門從游者多矣李通之來先生必留數日  
往往通夕對牀不暇寢從先生游者歸必過其家听其言論不忍  
去去皆<sub>○</sub>然有所得也其負英邁之氣蘊該洽之學智極乎道德  
性命之原行謹乎家庭唯諾之際於<sub>○</sub>忠<sub>○</sub>之門<sub>○</sub>謂<sub>○</sub>德<sub>○</sub>者矣  
西山真氏曰李通師事文公<sub>○</sub>顧曰李通吾<sub>○</sub>友也<sub>○</sub>凡性與大道  
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李通焉真篇與傳微辭遂首先

閱

討究而後折衷先生於經無所不通嘗語三子曰淵汝宜紹五易  
學曰沉汝宜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以屬知方焉<sub>○</sub>仲默有勝衣  
趣拜入則服膺父教出則從晦菴游晦菴晚年訓傳諸經更備獨  
書未及為環胝門下生求可付者遂以屬仲默洪範之數學者又  
失其傳西山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者亦曰成吾書者沈也

雲莊劉氏曰李通大資高聞道早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講明  
陰陽消長之運達古今盛衰之理上稽天時下考人事皆有明證  
若禮樂兵制度數皆正其流而會于一方技曲學異端邪說悉按  
其根而辯其非凡古書奇辭與音人所不能讀者一見即解文公  
嘗曰人讀易書難李通讀難易書又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  
識之吾與李通言而未嘗厭也先生處家以孝弟忠信儀刑子孫

而其教人也以性與天道為先自本而支自源而流聞者莫不興  
起嘗言文公教人以訓詁文義為先下學上達固是常序然世衰  
道微邪說交作學者未知本原未必不惑於異端之說也故文公  
晚年接引後學亦無隱焉

李士英言行錄曰西山從晦翁游最久精識博聞同輩莫日不能及義  
理大原固已心通意解尤長於天文地理象律曆數兵陣之說凡  
古書盤錯肯綮奈者讀之不能以句元定爬梳剖析細入秋毫莫  
不暢達晦翁論易推本河圖洛書邵氏皇極經世書先天圖往往  
多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仲默年僅三十即屏去舉子業一以  
聖賢為師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晷瞭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  
之情及求諸躬萬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令欺也○仲默父師之

託蘊蘊焉常若有負善沉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克就其於書也  
考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一帝王王群聖賢用心洪範洛  
誥秦誓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其於洪範數也謂體大地之  
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  
者數之所以立偶者象之所以在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  
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之為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  
九九而又九之為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  
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源室變通之妙或即象而  
為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有畫潛虛有圖非無作也牽合傳會自  
然之數益晦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以生萬事之所以  
得失莫非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於理非窮神知化者曷

仲默  
不  
父師  
之記

足以語此仲默於一書闡發幽微至於如此真不愧父師之託哉  
董氏訥曰勉齋先生得此陽之正傳造詣精深而見於講說者特簡  
易明白的當痛快讀之使人興起

三  
世  
職

黃氏瑞節由蔡氏祖子孫三世職朱子云蔡神與所以教其子者  
不于利祿而開之以聖賢之學其志識高遠非人所及

直德秀

按宋鑑德秀字景元後更而元甫城人四歲受書  
過目成誦慶元中第進士累官至參知政事人稱  
西山先生卒諡文忠所著有大學衍  
義讀書記文章正宗從祀孔子廟庭

西  
力  
交

勉齋黃氏曰西在朝屢進危言力扶女義公論藉以開明善類為  
之踊躍

吳郡李氏曰子朱子沉潛乎性命而發越乎詞章先生心得其傳注  
洋洋翰墨沉潛乎仁義所入雖不同其見於道一也子朱子之道

不盡行於時故私淑諸其徒先生之道方大顯于世至將公利  
於民物所遭雖不同其衣被萬世亦一也

邵庵虞氏曰先生大學衍義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處  
已往之迹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及乎後世君父之軌範  
蓋莫備於斯焉董仲舒曰人主而不知春秋前有諛而不知後有  
賊而不見此雖未敢上比於春秋然有天下國家者誠友覆於其  
言則治亂之別得失之故情偽之變其殆庶幾無隱者矣

史傳云自韓侂胄立偽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  
以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

而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

集覽韓侂胄按宋鑑泥胄安  
陽人琦之曾孫以陰知

閣門事慶元初推定策功授保寧節人使由是得秉國政甯遠人  
臣禁用為李朝野交足心既而平章軍國重事加封平原郡王嘉泰

初定議伐金長師  
夫利史亦遠誅之

魏華父 按宋鑑華父字子翁印州蒲江人本高姓出繼魏氏因姓魏慶元進士累官吏部尚書嘉瑞明毀李士

同安金華曰區密院事卒  
益文靖公贈秦國公

邵菴虞氏曰孔子顏子較其學不傳曾子以其傳授子思而孔子之精微益以明者孟子得以擴而充之後千五百年以至於宋汝南周氏始有以繼孟子之絕學傳之程伯淳氏而正叔氏又深有取於曾子之學以成已而教人而張子厚氏又多得於孟子者也顏曾之學均出於夫子豈有異哉固其資之所及而用力有不同焉者爾朱元晦氏論定諸君子之書而集其成一時小人用事惡其厲已倡邪說以為之禁士大夫身蹈其禍而學者公自絕以苟全論世道者能無盡然乎茲乎方是時臨印魏華父起於白鶴山下

奮然有以倡其說於摧廢之餘拯其弊於口耳之末故其立則卷倦焉以周程張朱四君易名為請尊其統而按其傳非首為之名也又曰魏氏之為學即物以名義及身以求仁審大小學之藝之細以推乎典禮會通之大本諸平居屋漏之隱而充極於天地鬼神之著巖巖然於物之反而不以夷險而少變而立言垂世又足以作新乎斯人蓋庶幾乎不悖不惑者矣若夫聖賢之書實由秦漢以來諸儒誦而傳之得至于今其師弟子之所授受以顯明相尚雖卒莫得其要然而古人之遺制前哲之緒言或者存乎其間蓋有不可廢者自濂洛之說行朱氏祖述而發明之於是學者知趨乎道德性命之本鄭如也而從事於斯者誦習而成言惟日不足所以博聞多識之事若將略焉則亦有所未盡者矣况乎近



世之弊好為鹵莽其求於此者或未切於身心而攷諸彼者曾弗  
及於詳博於是傳註之所存者其舛為抵牾之相承既無以明辯  
其非是而名物度數之幸在者又不察其本原誠使有為於世何  
以徵聖人制作之意而為因革損益之器哉魏氏又有易也也  
故其致知之日加意於儀禮周官大小戴記及取九經注疏正義  
之文據事別類而錄之謂之九經要義其志將以見夫道器之不  
離而有以正其臆說聚訟之惑世此正張氏以禮為教而程氏所  
以有徹也徹之語者也集也百鶴山下按一統志白鶴山在古唐  
定州中縣西八里在四名四明又名  
解羊漢胡安聚徒教授山下后乘白鶴仙去因名宋儒辨了公并  
嘗祭室其下曰白鶴書院聚書授生徒由是蜀人知義理之學

許衡 字平仲 號魯齋

廢菴姚氏曰先生之學以朱子之學為師窮理以致其知及躬以

踐其實始而行其家中而及之人故于魏于渾于秦樞衣其門所  
在林立盛德之聲昭聞于時官諸曾學其教也入德之門始惟由  
小學而四書講貫之精而後進于易書詩春秋耳提而命者莫不  
以孝弟忠信為本四方化之雖吏為師刀筆筐篋之流父以之訓  
其子兄以之勗其弟者亦惟以是為先語述作固不及朱子之富  
而扶植人極開世太平之功不慚德馬

耶律氏有尚曰雪齋姚樞隱蘇門傳伊洛之學於南士趙復仁甫先  
生即詣蘇門訪求之得伊川易傳晦菴論孟集註大學中庸章句  
或問小學等書讀之深有默契于中遂一一手寫以還聚學者謂  
之曰昔所授受也孟也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悉棄  
前日所學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洒掃應對以為進學之基不然

則當求他師衆皆唯遂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先生亦旦夕精讀不輟篤志力行以身先之雖隆寒盛暑不廢

也集覽姚樞隱蘇門按元鑑樞平川柳城人有王佐才世祖召至

任焉累官至翰林卒士承旨半蓋文獻按一統志蘇門山名在衛輝府輝縣西北七里一名北門山晉孫登隱此蘇門先生既籍

往見之與商畧終古嘿然不應籍退至半山聞山嶺有聲若鸞鳳乃登嶺也趙復仁甫按元鑑復字仁甫德安人皇子闊出征江南

俾得之會姚樞奉命搜訪人才見復與語大悅與之比上揚雄中請建太極書院遂延復為師復乃錄其所記程朱之書以教學者

由是河朔始知道學後竟不受官學者稱曰江宗先生孟浪孟子外篇瞿子曰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為妙道之行也注孟

浪猶言輕率也○先生自得伊洛之學永釋理順美如芻豢晝夜以

思不知手之舞足之蹈○先生天資弘毅卓然有守其甚儉正真

出於天性雖艱危窮阨之際所守益堅而好學不倦聞一善言見

一善行不啻飢渴於名利紛華畏若探湯誠心自然人皆信之

尤以來十被召旨未嘗不起然卒不肯枉尺直尋而去每入對則

衆皆注意而聽之衛或與手加額曰是欲澤被生民者也

羊齋歐陽氏曰先生自謹獨之功充而至於天德王道之蘊故告世

祖治天下之要惟曰王道及問其功則曰三年有成是以啓沃之

際務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為已任由其直積力久至誠交孚言

雖剴切終無以忤至於其身之進退則凜若萬夫之勇可可以利

祿誘而威武屈也晚年義精仁熟躬備四時道出萬物之表無事

而靜則天空晴雲舒卷自如應物而動則雷雨滿盈草木甲拆事

至而不疑事過而無迹四方之人聞之而知敬望之而知畏親之

而知空遠之而知冥求其所以然則惟見其胸中磅礴浩大人欲

淨盡天理流行動靜語嘿無往而非斯道之著形也又曰先生天

資之高固得不傳之妙於聖賢之遺言然淳篤似司馬君實剛果似張子厚光靈似周茂叔英邁似邵堯夫窮理致知擇善固執似程叔子朱元晦至於躰用兼該表裏洞徹超然自得於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域者又有漁洛數君子所**未**發者焉宜夫抗萬鈞之勢而道不危擅四方之名而行無毀集覽世祖按元鑑世祖名忽必烈世宗同母弟庚申即位改元中統復改至元帝度會軍實弘知人善在使信用儒術愛養民力能以身變夷混一區宇立綱陳紀以為一代之制者規模宏遠矣在位三十五年承正統一十六年

邵庵虞氏曰南北未一許文正公先得朱子之書伏讀而深信之持其說以事世祖而儒者之道不廢許公實啓之是以世祖以來不愛名爵以起天下之處士雖所學所造各有以自見其質諸聖賢而不悖俟乎百世而不惑者論者尚懽然也

陳氏剛曰魏國文正公出學者翕然師之其學尊信朱子而漁洛之道益明使天下之人皆知誦習程朱之書以至於今者公之力也

吳澄

按元鑑澄字幼清崇仁人自幼知用力聖賢之學著述有易春秋禮記尚書卷言校正皇極經世書大小戴記老子莊子仕至翰林學士學者稱草廬先生卒封臨川郡公謚文正公國朝詔從祀孔子廟庭

邵菴虞氏曰孟子沒千五百年而周子出河南兩程夫子為得其傳時則有若張子精思以致其道其迥出千古則又有郡子馬邵子之學既無傳而張子之歿門人往往卒業於程氏程門學者篤信師說各有所奮勇以張皇斯道奈何世運衰微民生冥佑而亂亡隨之矣悲夫斯道之南豫章廋平高明純潔又得朱子而屬之百有餘年間師弟子之言折衷無復遺憾求之書蓋所謂集大成者時則有若陸子靜氏超然有得於子學先立乎其大者之言其有

生理

卷之四

五

斯文互有發明學者於焉可以見其全體大用之盛而一家門人  
區區異同相勝之淺見蓋無足論也先生之生火運垂有自其碧  
嵐特異常人得斷簡於衆遺發新知於卓識盛年志邁自任以天  
下斯文之重蓋不可禦也摧折窮山壯志莫遂艱難避地垂十數  
年其所以自致於聖賢之道者日就月將矣歷觀近世進學之勇  
其孰能過之○許文正公為祭酒門人守其法久之寔失其舊先  
生繼至深憫乎學者之日就荒唐而徒從事於利誘也思有以作  
新之於是○館諸生以次授業書退堂後寓舍則執經者隨而請  
問先生艱懇循循其言明白痛切因其才質之高下聞見之淺深  
而開導誘掖之使其刻意研窮以究乎精微之蘊反身克治以踐  
乎進脩之實講論不倦每至夜分寒暑不廢於是○一時游觀之彥

雖不列在弟子負者亦皆有所觀感而興起矣嘗與人書曰天下  
豪傑之士不數也夫所謂豪傑之士以其知之過人度越一世而  
超出等夷也戰國之時孔子徒黨誦堯充塞仁義若楊墨之徒又  
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時獨願學孔子而卒得其傳當斯時也曠  
古一人而已真豪傑之士哉孟子歿千有餘年溺於俗儒之陋習  
浮於老佛之異教無一豪傑之士生於其間至於周程張邵一時  
迭出非豪傑其孰能與於斯乎又百年子朱子集數子之大成則  
中興之豪傑也以紹朱子之統自任者果有其人乎

揭氏後斯曰先生磨研六經疏滌百氏綱明目張如禹之治水雖未  
獲任君之政而著書立言何表百世又豈且一才一藝所得並哉其  
學之源則見于易書春秋禮記諸書其學之序則見於學其學

先生師表百世

統諸書而深造極詣尤高尚於邵子其所著書及文章皆行于世

公隱居時有草屋數間程文憲公過而署之曰草廬程文憲公按元

鑑程鉅夫南城人元初見知於世祖官至翰林李上承上旨每有章疏言民間利病及精搜訪賢之世祖皆海後之卒謚文憲追封楚

國公有雪元文敏公明善以學自命有之詩書春秋歎曰與

先生言如探淵海

學人之典之再文無二其精之

古一人而已其是者之

節節也而蓋于

致出華英也

豪傑之士不

雖不

新刊性理大全第四十三卷

學一

小學

程子曰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及自

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日自

少所見皆不善絕能言便習穢惡日日銷鑠更有甚天理○古之

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是故小學之法以豫為忠蓋人之幼也智

愚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盈耳充腹又自安習若

固有之者日復一日雖有詭說捷惑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

稍長意慮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也補

註李記云豫禁於未發之謂豫知謂心之所人多以子弟輕俊為

可喜而不知其可憂也有輕後之質者必教以通經學使近本而  
不以文辭之末習則所以矯其偏質而復其德性也○勿謂小兒  
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  
全其和氣乃至長而注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至如養大者不欲  
其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朴之若既朴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  
孰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其類且爾况人乎故養正  
者聖人也

朱子曰古者初乎入小學只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  
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後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  
為忠信孝弟者○古人自入小學時已自知許多事了至入大學  
時只要做此工夫今人全未曾知此古人只去心上理會至去治

天下皆自心中流出令人只去事上理會○古人小學養得小兒  
子誠敬善端發見了然而大學等事小兒子不會推將去所以又  
入大學教之○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所以大來都不費力如  
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學了及至長大也更不大段學便只理會  
窮理致知工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補填實是難但須在敬誠實立  
其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行此通透意誠心正了就切身處理  
會旋旋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今則無所用乎御如禮樂射書數  
也是合當理會底皆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處理會得道理便教  
考究得此禮文制度又于自家身已甚事○古人小學教之以事  
便自養得他心不知不覺自好了到得漸長漸更歷通達事物將  
無所不能今人既無本領只去理會許多閑浪董百方措置思索

反以害心。○問大學與小學不是截然為二。小學是學其事。大學是窮其理。以盡其事。否。曰。只是一箇事。小學是學事親學事長。且直理會那事。大學是就上面委曲詳究那理。其所以事親是如何。所以事長是如何。古人於小學存養已熟。根基已深厚。到大學只就上面點化出此精彩。古人自能食能言。便已教了一歲。有一歲工夫。到二十時。聖人資質已自有二三。分大學只出治光彩。又曰。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只得教人。且把敬為主。收斂身心。却方肯下工夫。或去敬。當不得小學。其看來小學。却未當得敬。敬已是包得小學。敬是徹徹徹。○**太**雖做得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敬。不得如堯舜也。終始是一箇敬。如說欽明文思頌堯之德。四箇字。獨將這箇敬做初頭。如說恭己正南面而已。如說篤恭而天下平。

皆是。○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子弟。自能言能食。即有教。以至洒掃應對之類。皆有所習。故長大則易。語今人自小。即教做對。稍大。即教做虛誕之文。皆壞其性質。○天命非所以教小兒。教小兒只說箇義理。大槩只眼前事。或以洒掃應對之類。作段子。亦可。每常疑曲禮衣毋撥足。毋蹶。將上堂。声必揚。將入戶。視必下。等。吁。韻。處。皆。是。古。人。初。教。小。兒。語。列。女。傳。曰。母。曰。添。曰。曰。將。入。門。問。孰。存。○教小兒讀詩。不可破章。又曰。授書莫限長短。但文理斷處。便住。若文勢未斷者。雖多授。教行亦不妨。蓋兒時讀書。自有口不得聲。見人教兒讀書。限長短。後來長大。後都念不轉。如訓詁。則當依古註。問向謂小兒子讀書。未須把近代解說底音訓教之。却不知解時如何。若依古註。恐他不甚曉。曰。解時却須正說。始得。若大段小。

底又却只是粗義自與古註不相背了。○嘗訓其子曰起居坐立  
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票輕以  
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  
少說閑話恐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須自點檢所習之  
業每旬休日將一旬內書溫習數遍勿令必少有放佚則自然漸  
近道理講習易明矣。○問女子亦當有教自孝經之外如論語只  
取其面前明白者教之如何曰亦可如曹大家女戒溫公家範亦  
好。○問小學載樂一段不知今人能用得否曰姑使知之古人自  
小即以樂教之乃是人執手提誨到得大來涵養已成稍能自立  
便可令人既無此非志大有所立因何得成立。○因論小學曰古  
者教必以樂後世不復然問此是作樂使之聽或其自作曰自作

若自理會不得自作何益古者國君備樂士無故不去琴瑟日用  
之物無時不備於前。○弟子職所受是極去受業去後須窮究道  
理到盡處也毋驕恃力如恃氣力欲胡亂打人之類蓋自小便教  
之以德教之以尚德不尚力之事。○後生物學且看小學之書那  
是**做**底樣子。○小學多說那恭敬處少說那防禁處又曰前賢  
之言須是直箇躬行佩服方始有功不可只如此說過不濟事。○  
問小學文慈而教子孝而箴曰人既自有箇良知良能了聖賢又  
恁地說直要人尋教親切文慈而教子孝而箴看我是能恁地不  
恁地小學所說教人逐一去上面尋許多道理則著大學亦只是  
這道理又教人看得親切實如此不是胡亂恁地說去。○問其本  
看大學如小學中有未曉處亦要理會曰相兼看亦不妨學者於



文爲度數不可存終理會不得之心須立箇大規模都要理會得  
至於其明其暗則學字之如何耳

東萊呂氏曰教小兒當以主不可便使之情實日開。問教小兒以  
何爲先曰先教以恭謹不輕忽不躡等讀書乃餘事今之有資質  
者父兄便教以科舉之文不容不躡等皆因父兄無識見至有以  
得一第便爲成材者。後生學問且須理會由禮少儀儀禮等學  
洒掃應對進退之事及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  
下學而上達自此脫然有得自然度越諸也。不如此則是躡等  
犯分陵節終不能成孰先傳焉孰後倦焉不可不察也。

西山真氏曰小學之書先載胎教之法而後以內則之文繼之列女  
傳曰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踣不食邪味割不正不

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誦詩道正事  
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矣此言妊子之時必慎所感感  
善則善感於惡則惡也合列女傳與內則一篇觀之則小學之教  
略備矣

曾齋許氏曰小學內明父子之親言凡爲人子爲人婦幼男與未嫁  
女子皆當盡愛盡敬不敢自專事親之道也。凡人幼小時不引  
得正後便難了如字畫端楷之類是也

臨川吳氏曰古之教者子能食而教之食子能言而教之言欲其有  
別也而教之以異處欲其有讓也而教之以後長因其良知良能  
而導之而未及乎讀誦也教之數教之方教之日與天學書記學  
幼義則既辯各物矣而亦非事天讀誦也弟子之職曰孝曰弟曰

謹曰信曰愛曰親行之有餘力而後學文今世童子甫能言不過  
教以讀誦而已其視古人之教何如也然古人豈廢讀誦哉戴氏  
記拾曲禮遺言句三言或四言管氏書載弟子職一篇四句言或  
五言六言皆韻語句短而音諧蓋取其讀誦之易而便於童習也  
古書闕而教法泯俗間教子率以周興嗣千文李瀚家求開其先  
讀誦雖易而竟何所用士大夫之家頗欲知其無用而舍旃童習  
之初遽授小學孝經等書字語短長參差不齊往往不能以句教  
者強偃而學者苦其難又胡能使之樂學哉程子嘗欲作詩略言  
教童子洒掃應對事長之節而不果作陳氏五言禮詩近之而有  
未備君子病焉

總論為學之方

程子曰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  
何謂求於外以文為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  
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於末攷詳略採異同者是也是  
二者無益於德君子弗之學也○名數之學君子學是而不以為  
本也言語有序君子知之而不以為始也○義之精者預是自求  
得之如此則善求義也○學莫貴於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學  
而不自得則至老而益衰○自得者所守不變自信者所守不疑  
○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自失兼亦  
誤人○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  
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水釋  
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為小不足學然游

幸貴  
得自

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補註杜元凱名頊江海膏澤煥然四句皆其左傳序中語知之必

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終身事果能顛沛

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問如何學可謂之有得曰大凡學

問聞之知之皆不為得得者須熟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要

誠意燭理上知則穎悟自別其次須以義理涵養而得之○凡志

於求道者可謂誠心矣欲速助長而不中理及不誠矣故求道而

有迫切之心雖得之必失之觀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於速也然

寒暑之變極微曷嘗遽哉○學者須要知言○凡人纔學便須知

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多聞識者猶廣諸藥物也知所用

為貴○進學莫大於致知養心莫大於理義古人所養處多若聲

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脉今人都無只有箇義理之養人又

不知求○耻不知而不問都於不知而已以為不知而必求之終

能知之矣○學而求有所知者譬猶人之方醉也亦何所不至及

其既醒必惕然而耻矣醒而不以為耻末如之何也○學者必知

所以入德不知所以入德未見其能進也故孟子曰不明乎善不

誠乎身易曰知至至之○學者自治極剛則守道愈固勇於進

則遷善愈速○今之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

處便逡巡一云或以愛而遂上或以難而稍緩苟○人少長須激

昂自進中年已後自至成德者事方可自安○君子之學必日新

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唯聖人之

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補註熊氏曰聖人純亦不已論其

也則至神聖而極不容有所加損心則無時而自已論進德之君子莫進於學莫止於書莫病

剛極自孝  
治於者

也熊本以此條合上條為一條

於自足莫罪於自棄進而不止湯武所以反之而聖○學者所見  
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  
恐終敗事○學貴乎成既成矣將以行之也學而不能成其業用  
而不能行其學則非學矣○百工治器必貴於有用器而不可用  
工不為也學而無所用學將何為也○力學而得之必擴充而行  
之不然者局局其守耳○學者有所聞而不著乎心不見乎行則  
其所聞故自他人之言耳於已何與焉○學莫大於平心平莫大  
於正正莫大於誠○問有因苦學失心者何也曰未之聞也善學  
者之於其心治其亂收其放明其蔽安其危曾謂為心害乎○古  
之人十五而學四十而仕其未仕也優游養德無求進之心故其  
所學必至於有成後世之人自其為兒童從父兄之所教與其壯

長追逐時習之所尚莫不汲汲於勢利也善心何以不喪哉○學

而為名內不足也○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

正一作立所造有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守之必嚴執之必定少

怠而縱之則存者亡矣○君子之學要其所歸而已矣○有志於

道而學不加進者是無勇也○博奕小技也不專心致志猶不可

得况學聖人之道悠悠焉何能自得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

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聖人何所

為而迫切至於如是其極哉善學者當求其所以然之故不當誦

其文過目而已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苟曰姑俟來日斯自棄也

○無好學之志則雖聖人復出亦無益矣○不知性善不可以言

學知性之善而以忠信為本是曰先立乎其大本者也○問人有日

君子之學必至於聖

記萬言或妙絕技藝者是可學乎曰不可才可勉而少進鈍者不可使利也惟積學明理既久而氣質變焉則暗者必明弱者必立矣。質之美者一明即盡濁滓渾化斯與天地同體矣在敬持養抑其次矣及其至則一也。氣質沉靜於受學為易。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此學者所宜盡心也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擴而充之化且晝之所害為夜氣之所存然後可以至於聖人。學禮義考制度必求聖人之意得其意則可以治身矣。人之為學避其所難而姑為其易者斯自棄也已夫學者必志於大道以聖人自期而猶有不至者焉。人皆可以為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於聖人而後已不至於聖人而已者皆自棄也孝其所當孝悌其所當悌自是而推之是亦聖人而已矣。學者不學

聖人則已欲學之須自致其心不可止於名上理會如是只是講論文字。今之學者有曰弊溺於文辭牽於話訓惑於異端苟無是三者則必求歸於聖人之道矣。人之學當以大人為標準然上面更有化爾人當學顏子之學一作事。君子之學貴乎一一則明明則有功。學要在敬也誠也中間便一作更有箇仁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之意敬主。不思故有感不求故無得不問故莫知。學不貴博貴於正而已正則博言不貴文貴於當而已當則文。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道自微而顯自小而章。問立德進德克復曰此有二有立而後進有進而至于立立而後進則是卓然定後

生理大全四卷之三

有所進立則是三十而立進則是吾見其進也有進而至于立則進而至于立道處也此進是可與適道者也立是可與立者也張子曰在始學者得一義須固執從粗入精也如孝事親忠事君一種是義然其中有多少義理也○聞見之善者謂之學則可謂之道則不可須是自求已能尋見道理則自有自趣自得之則居之安矣○學者只是於義理中求譬如農夫是穢是裝雖有饑饉必有豐年蓋求之則雖有所得發源端本處既不誤則義可以自求○人欲得正已而物正大抵道義雖不可緩又不欲急迫在人固須求之有漸於已亦然蓋精思密慮以求大功則其心隘惟是得心弘放得如天地易簡易簡然後能應物皆平正○玩心未熟可求之平易勿迂也若始求太深恐自茲愈遠○為學所急在於正

心求益若求之不已無有不獲惟勉勉不忘為要耳○人若志趣不遠心不在焉雖學無成人情於進道無自得達自非誠得君子必勉勉至從心所欲不踰矩方可放下德薄者終學不成也○學之不勤者正猶七年之病不蓄三年之艾今之於學加功數年自是享之無窮人多是耻於問人假使今日問於人明日勝於人有何不可如是則孔子問於老聃長弘知子賓牟賈有甚不得聚天下眾人之善者是聖人也豈有得於一端而便勝於聖人也○義理有疑一作疑則疑復疑思疑求一作求新意心中苟有所開即便剗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間朋友論著則一日間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補註濯洗也洗去也剗馬也新意自生也剗馬也慕學之始猶聞都會汾華盛麗未見其美而知其有美

不疑步步進則漸到書則自棄也觀書解太義非聞也必以了悟  
爲聞人之好強者以其所知少也所知多則不自強滿學然後知  
不足有若無實若虛此顏子之所以進也○變化氣質孟子曰居  
移氣養移體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居仁由義自然心和而體正  
更要約時但拂去舊日所爲使動作皆中禮則氣質自然全好禮  
曰心廣體胖心既弘廣則自然舒泰而樂也若心但能弘廣不謹  
敬則不立若但能謹敬而心不弘廣則入于隘須寬而敬大抵有  
諸中者必形諸外故君子心和則氣和心正則氣正其始也固亦  
須矜持古之爲冠者以重其首爲履者以重其足至於盤盂几杖  
爲銘皆所以慎戒之○人之氣質美惡與貴賤大壽之理皆是所  
受定分如氣質惡者學即能移今人所以多爲氣所使而不得爲

大中  
天地  
之道

賢者蓋爲不知學○爲學之益在自能變化氣質不爾卒無所發  
明不得見聖人之奧故學者先須變化氣質變化氣質之相  
表裏大中之道也得大中陰陽鬼神莫不盡之矣補註曰寬  
而栗柔而立剛而無虐簡而無傲便是教人變化氣質天資美不足爲功惟矯惡爲善矯情  
爲勤方是爲功人必不能便無是心須是思慮但使常游心於義  
理之間立本處以易簡爲是接物處以時中爲是易簡而天下之  
理得時中則要博學素備○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只  
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堅勇○多求新意以  
開昏蒙吾學不振非強有力者不能自奮惟信篤持謹何患不至  
○書多閱而好忘者只爲理未精耳理精則須記了無去處也仲  
尼一以貫之蓋口著一義理都貫却學者但養心識明靜自然可

生理入心口三卷  
易之學命

愚○**○**學而**○**達者**○**得之人謀又得天道又盡任私意以求是未必是虛心以求是方為是天道仁與不仁是與不是而已○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為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便穿鑿創意作起事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為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虛而為盈約而為泰亡而為有以未知為已知未學為已學人之有耻於就問便謂我勝於人只是病在不知求是為心故學者當毋我補註後世學者將力病○明善為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人能弘之而已○富貴之得不得天也至于道德則在已求之而無不得者也

上蔡謝氏曰學湏是熟講學不講用盡工夫只是舊時人學之不講

子真百世軌範

是吾憂也仁亦在夫熟而已○今之學湏是如**○**之湏**○**之湏**○**之湏**○**得若只欲彼善於此則不得○人湏先立志志立則有根本譬如樹木湏先有箇根本然後培養能成合抱之木若無根本又培養箇甚○**○**工未**○**百世軌範合此應無入路無住宅龜山楊氏曰今之學者只為不知為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湏是會着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為也欲為聖賢之所為湏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是要博通古今為文章作忠信厚慤不為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為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之以古聖賢之道則畧無毫髮彷彿相似何也以此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為古人之



孝者  
必以  
孔孟  
為師

所為總有一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通古今為文章  
或志於忠信原慤不為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應如此由  
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為己之學正猶餓渴之於飲食  
非有悅乎外也以為弗飲弗食則飢渴之病必至於致死人而不  
學則失其本心不足以為人其病蓋無異於飢渴者此固學之不  
可已也然古之善學者必先知所止知所止然後可以漸進俵俵  
然莫知所之而欲望聖賢之域多見其難矣此理宜切求之不可  
忽也○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於行事而順然後為得驗  
之於心而不然施之於行事而不順則非所謂經義今之治經者  
為無用之文激倖科第而已果何益哉○學者必以孔孟為師學  
而不求諸孔孟之言亦末矣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孝者  
必以  
孔孟  
為師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世之學者欲以雕繪繡  
為工誇多鬪靡以資見聞而已故其學不為其德而  
反約也彼亦焉用學為哉○自孟子沒聖學失傳荀卿而下皆未  
得其門而入者也七篇之書具在始終攷之不過道性善而已知  
此則天下之理得而諸子之失其傳皆可見也夫學道者舍先聖  
之書何求哉譬之適九達之衢未知所之六經能指其攸趨而已  
因其所指而之焉則庶乎其有至也徒散精神於章句之間則未  
矣○古之學者以聖人為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見聖  
人之難為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為可至則必以為狂而竊笑之夫  
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為師猶  
學射而立的然的立於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不中

性理大全卷四十五

為學之要論

三

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為準○顏淵請問其目學也請事斯語則習矣學而不習徒學也譬之學射而至於發則知所學矣若夫承挺而目不瞬貫風而懸不絕由是而求書其妙非習不能也習而察故說久而性成之則說不足道也○學者當有所疑乃能進德然亦須著力深方有疑今之士讀書為學蓋自以為無可疑者故其學竟能相尚如孔子門人所疑皆後世所謂不必疑者也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疑所可去答之以去兵於食與信猶有疑焉故能發孔子民無信不立之說若今之人問政答之足食與兵何疑之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是差置明白而遲猶曰未達故孔子以與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教之由是而行之於知之道不其庶矣乎然遲進而見子貢猶非

問舉直錯諸在之義於是又得舜舉皋陶湯舉伊尹之事為證故仁知兼盡其說如使今之學者方得其初問之答便不復疑矣蓋嘗謂人以為疑者○○不知疑也學何以進

和靖尹氏曰凡學問切忌間斷便不是學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奚可哉○學問不可有私心私心入欲也入欲去天理還○問如何位而優則學曰學豈有休時書曰念終始典于學荀子曰學至死乃已而已

涑水司馬氏曰學者所以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安以學為○問遽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信乎曰何啻其然也古之君子好學者有畫死而氣未死之前所為非者况五十乎○道如也愈升而愈高如路也愈行而愈遠學者亦盡其力而止耳自非

聖人有能窮其高遠者哉

五峰胡氏曰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雜似博陋似約學者不可不察也○學貴大成不貴小用大成者參於天地之謂也小用者明利計功之謂也○人之生也良知良能根於天拘於已汨於事誘於物故無所不用學也學必習習則熟熟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慮而行神則不期而應○以反求諸已為要法以言人不善為至戒○靜觀萬物之理得吾心之悅也易動處萬物之分得吾心之樂也難是故知仁合一然後君子之學成○有之則已知之在人有人有之而人不知從而與人較者也能有者也○學道者正如學射繞持弓矢必先知的然後可以精習而求中的矣若射者不求知的不求中的則何用持弓矢以射為列聖諸經千言萬

語必有大體必有要心人自少而有志尚恐奪於世人日月蹉跎終身不見也若志不在於的苟欲玩其辭而已是謂口耳之學曾何足云夫滯情於章句之末固遠勝於博奕戲豫者矣持以一班自喜何其小也何不志於大體以求要妙譬如遊山必上東岱至於絕頂坐使天下高峰遠岫卷阿大澤采采獻狀豈不偉與○脩身以寡欲為要行己以恭儉為先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

延平季氏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真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學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冰釋凍解處縱有力持守不

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孔門諸子群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為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必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大率有疑處須靜坐體究人倫必明天理必察於日用處著力可見端緒在勉之爾

朱子曰聖門日用工夫甚覺淺近然推之理無有不包無有不貫及其充廣可與天地同其廣大故為聖為賢位天地育萬物只此一理而已○常人之學多是偏於一理主於一說故不見四旁以起爭辯聖人則中正和平無所偏倚○聖賢所說○~~女~~都○~~厭~~只是一箇擇善固執論語則說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只是隨他地頭所說不同下得字來各自精細真實工夫只是一

須是盡知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謂同也○學者工夫但患不得其要若是尋究得這箇道理自然頭頭有箇著落貫通決洽各有條理如或不然則處處窒礙學者常談多說持守未得其要不知持守其底說擴充說體驗說涵養皆是壞好底言語做箇說話必有實得力處方可所謂要於本領上理會者蓋緣如此○為學須先立得箇大腔當了却旋去裏面脩治壁落教縣密今人多是不曾知得箇大規模先去脩治得一間半房所以不濟事○識得道理源頭便是地盤如人要起屋須是先築教基址堅牢上面方可架屋若自無好基址空自今日買得多少木去起屋少間只起在別人地上自家身已自沒頓放處○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箇道理方

是快活然零碎底非是不當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碎理會得此小終不快活會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今且道他那大底是甚物事天下只有一箇道理學口要理會得這一箇道理這裏纔通則九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善惡之辯莫不皆通○或問氣質之偏如何救得曰纔說偏了又著一箇物事去救也偏越見不平正了越討頭不見要緊只是看教大底道理分明偏處自見得如暗臺求物把火來便照見若只管去摸索費盡心力只是摸索不見若見得大底道理分明有病痛處也自會變移不自知不消得費力○成己方能成物成物在成己之中須是如此推出方能合義理聖賢千言萬語教人且從近處做去如洒掃大廳大節亦只是如洒掃小奉模樣掃得小處淨潔大處亦然若

有大處開拓不去即是於小處便不曾盡心學者貪高慕遠不肯從近處做去如何理會得大頭項底而今也有不曾從裏做得底外面也做得好此只是才高以智力勝將去中庸說細處只是謹獨謹言謹行大處是武王周公達孝經論天下無不載小者便是大者之驗須是要謹行謹言從細處做起方能充得如此大又曰如今為學甚難緣小學無人習得如今却是從頭起古人於小學小事中便皆存箇大學大事底道理在大學只是推將開闢去向來小時做底道理存其中正似○箇相○學者做工夫莫說道是要待一箇頓段大項目工夫後方做得即今逐此零碎積累將去纔等待大項目後方做即今便蹉過了學者只今便要破去斷以不疑鬼神避之需者事之賊也○如今學問未識箇入路

就他自做到不覺惟既識得箇入頭却事事須著理會且道世上  
多多少少事既識得路頭許多事都自是合著如此不如此不得  
自是天理合下當然○若不見得入頭處緊也不可慢也不得若  
識得此路頭須是莫斷了若斷了便不成待得再新整頓起來費  
多少力如雞抱卵看來抱得有甚煖氣只被他常常焦地抱得成  
若把湯去湯便死了若抱統住便冷了然而實是見得入頭處也  
自不解住了自要做去他自得此滋味了如喫果子相似未識滋  
味時喫也得消喫也得到識滋味了要住自住不得○為學功  
須收斂端嚴就自家身心上做工夫自然有所得○為學功夫固  
當有先後然亦不是截然今日為彼也且如所謂先明  
性之本體而敬以守之固是如此然從初若都不敬亦何由得有

且耶○或言學者工夫多間斷曰聖賢教人只是要教一箇間斷  
○收拾放心乃是時切○**○**文處講學乃其中之一事今但專一  
於此下功不須思前算後計較得失講學亦且看直截明白處不  
要支蔓○學問緊要是見處要得透徹然不自主敬致知上著工  
夫亦無入頭處也○為學不厭卑近愈卑近則功夫愈實而所得  
愈高遠者其直為高遠者則反是此不可不察也○持敬讀書  
**重**用力切須實下工夫不可徒為虛說然表裏亦非二事但不可  
取此而舍彼耳其實互相為用**只是**○事○人須做工夫方有疑  
初做時定是觸著相礙沒理會處只如居敬窮理始初定分作兩  
段居敬則執持在此統動則便忘了問始學必如此否曰固然要  
知居敬在此動時理便自窮只是此話功夫未到時難說又曰但

能無事時存養教到動時也會求理。○學者精神短底看義理只到得半途便以為前面沒了。或曰若功夫不已亦須有向進曰須知得前向有方肯做工夫。今之學者大槩有**己病**一以為古聖賢亦只此是了。故不肯做工夫。一則自謂做聖賢事不得不肯做工夫。○學者須為主。一上做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外面許多義理方始安著處都不是自家物事。若有主。一工夫則外面許多義理方始為我有。都是自家物事。工夫到時。總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不然便緩散消索。才沒意思做工夫。只自脚下便做將去。固不免有散緩時。便總覺便收斂。將來漸漸做去。但得收斂時節多。散緩之時少。便是長進處。故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所謂求放心者。非是別去求箇心來存著。只總覺放心便在此處。

又曰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心則不知求。某嘗謂雞犬猶是外物。總放了。須去外面捉將來。若是自家心。更不用別求。**總覺放心**。雞犬放猶直求不得時。自家心則無求不得之理。因言橫渠說做工夫處更精切。似二程一程。高繫爭不大段用工夫。橫渠資稟有偏駁夾雜處。他大段用工夫來觀其言曰。心清時少。亂時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說得來。大段精切。○人生與天地一軀。無些欠缺處。且去子細看秉彝常性。是如何將孟子言性善處看。是如何善。須精細看來。○質敏不學。乃大不敏。有聖人之資。必好學。必下問。若就自家杜撰。更不學。更不問。便已是几下了。聖人之所以為聖也。只是好學下問。舜自耕稼陶漁。以至于帝。無非取諸人。以為善。孔子說禮吾聞諸老

晡這也是學於老晡方知得這一事。或問東萊謂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曰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為學方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王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昨非今是之間恐亦勞而無補也。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豪傑所負天生下來便見這道理何用費力今人至於沉迷而不友聖人為之屢言乃始肯求已是下愚了况又不知求之則終於為禽獸而已蓋人為萬物之靈自是與物異若迷其靈而昏之則禽獸何別。學問是自家合做底不知學問則是欠缺了自家底知學問則方無所欠缺今人把學問來做外面添底事看了。聖賢只是做得人當為底事盡人做到聖賢止是却好又不是過外。凡人須以聖賢為己任世人多以聖賢為高而自視為卑故

不肯進抑不知使聖賢本自高而已別是一樣人則早夜孜孜別是分外事不為亦可為之亦可然聖賢真性與常人一同既與常人一同又安得不以聖賢為己任自開闢以來生多少人求其盡己者于萬人中無一二只是來同枉過一世詩曰天生丞民有物有則今世學者往往有物而不能有其則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學極高明而道中庸此數句乃是徹首徹尾人性本善只為嗜慾所迷利害所逐一齊昏了聖賢能盡其性故耳極天下之聰目極天下之明為子極其孝為臣極其忠或問明性須以敬為先曰固是但敬亦不可混淪說須是每事上檢點論其大要只是不放過耳大抵為己之學於他人無一毫干預聖賢千言萬語只是使人反其固有而復其性耳。學者大要立志所謂志者不過將這些



意氣去蓋他人只是直截要學堯舜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是真實道理世子自楚及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這些道理更無走作只是一箇性善可至堯舜別沒去處了下文引成鬮顏子公明儀改言便見得人人皆可為也學者立志須教勇猛自當有進志不足以有為此學者之大病○世俗之學所以與聖賢不同者亦不難見聖賢真是真箇去做說正心直要正心說誠意直要誠意脩身齊家皆非空言今之學者說正心但將正心吟咏一餉說誠意又將誠意吟咏一餉說脩身又將聖賢許多說脩身處諷誦而已或撥捨言語綴緝時文如此為學却於自家身上有何交涉這裏須用著意理會今之朋友固有樂聞聖賢之學而終不能去世俗之陋者無他只是志不立爾學者

大要立志統學便要做聖人是也○問人氣力怯弱於學者妨否曰為學在立志不干氣血強弱事又曰為學何用憂惱但放令平易寬快去或荃聖門弟子唯稱顏子好學其次方說及曾子以此知事大難曰固是如此其看來亦有甚難有甚易只是堅立著志順義理做去他無蹉跌也○這箇物事要得不難如飢之欲食渴之欲飲如救火如追亡似此年歲間看得透活潑潑地在這裏流轉方是○學者做工夫當忘寢食做一上使得此入處自後方滋味接續浮浮沉沉半上落下不濟得事○而今緊要且看聖人是如何常人是如何自家因其便不似聖人因其便只是常人就此理會得透自可超九入聖○為學須覺今是而昨非日改月化便是長進○今之學者全不曾發憤○為學不進只是不勇○不可

倚靠師友○今人做工夫不肯使下手皆是要等待如今日早間  
有事午間無事則午間便可下手午間有事晚間便可下手却須  
要待明日今月若尚有數日必直待後月今年尚有數月不做工  
夫必曰今年歲月無幾直須來年如此何緣長進○凡人便是生  
知之資也須學困學勉行底工夫方得蓋道理縝密去那裏捉摸  
若不下工夫如何會了得○大抵為學須有聰明之資必須做遲  
鈍工夫始得既是遲鈍之資却做聰明底樣工夫如何得○今人  
不肯做工夫有是覺得難後遂不肯做有自知不可為公然遂與  
他人如退產相似其伏牝退自己不願要○為學勿責無人為自  
家剖析出來須是自家去裏面講究做工夫要自見得○小立課  
程大作工夫○且理會去未須計其得統計於得則心便二頭便

低了○嚴立功程寬著意魚父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  
人多言為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為不能使也○也者也遇富貴  
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其法○自○自○因其  
勢而利導之也人謂齊人弱田單乃因其弱以取勝又如韓信特  
地送許多人安於死地乃始得勝學者若有絲毫氣在必須進力  
除非無了此氣只口不會說話方不休也○為孝極要求把篙處  
著力到工夫要斷絕處又更增工夫著力不放令倒方是向進處  
為學正如撐上水船方平穩處儘行不妨及到灘着急流之中舟  
人來這上一篙不可放緩直須著力撐上不得一步不緊放鬆一  
步則此船不得上矣○學者理會道理當深沉潛思又曰讀書如  
煉丹初時烈火煅致然後漸漸慢火養又如者物初時烈火煮了

却須慢火養讀書初勤敏者力子細窮究後來却須緩緩溫尋反復玩味道理自出又不得貪多欲速直須要熟工夫自熟中出○大要須先立頭緒頭緒既立然後有所持循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今日學者皆是養病○須磨厲精神去理會天下事非妄安暇豫之可得○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人氣須是剛方做得事如天地之氣剛故不論甚物事皆透過人氣之剛其本相亦如此若只遇著一重薄物事便退轉去如何做得事○進取得失之念放輕却將聖賢格言處研窮考究若悠悠地似做不做如捕風捉影有甚長進今日是這箇人明日也是這箇人○學者只是不為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閑事上時多於義理却生於閑事却熟○今學者要緊且要分別

箇路頭要緊是為己為人之際為己者直要理會這箇道理自家理會得不是漫恁地理會且恁地理會做好看教人說道自家也會理會米這假饒理會得十分是當也都不關自身○事要須先理會這箇路頭若分別得了方可理會文字○今之學者直與古異今人只是強探向上去古人則逐步實做將去○為學須是切實為己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若輕揚淺露如何探討得道理縱使探討得說得去也承載不住○入道之明是將自家身已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己為一如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金不曾相干涉○或問為學曰今人將作箇大底事說不切已了全無益一向去前人說中乘虛接訛接取許多技藝只見遠了只見無益於己聖賢千言萬語儘自多了前

輩說得分曉了如何不切已夫理會如今看文字且要以前賢程先生等所解為主看他所說如何聖賢言語如何將已來聽命於他切已思量體察就日用常行中著衣喫飯事親從兄盡是問學若是不切已只是說話今人只憑一己私意暫見些子說話便立箇主張硬要去說便要聖賢從我言語路頭去如何會有益此其病只是要說妙將來將來做箇好看底物事做弄如人喫飯方知滋味如不會喫只要攤出在外面與人看濟人濟已都不得○或問為學如何做工夫曰不過是切已便的當此事自有大綱亦有節目常存大綱在我至於節目之間無非此理體認省察一毫不可放過理明學至性件是自家物事然亦須各有倫序問如何是倫序曰不是安排此一件為先此一件為後此一件為大此一件

為小隨人所為先其易者闕其難者將來難者亦自可理會且讀書一禮春秋有制度之難明本末之難見且放下大要理會不得如書詩道是不可不先理會又如詩之名教書之般器恐難理會且先讀典謨之書雅頌之詩何嘗一言一句不說道理何嘗深潛諦玩無有滋味只是人不曾子細看若子細看裏面有多少倫序須是子細參研方得此便是格物窮理如遇事亦然事中自有一箇平平當當道理只是人計不出只隨事表將去亦做得却有掣肘不中節處亦緣箇莽了所以如此聖賢言語何曾說天下後世人自學不至耳○為學須是專一吾儒惟專一於道理則自有得○須是在已見得只是欠闕他人見之却有長進方可○為學之道須先存得這箇道理方可講究事情○今人口畧依稀說過

不曾心曉。傳學謂天地萬物之理脩已治人之方皆所當學然亦各有次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為先不可雜而無統也。○本之學者多好說得高不喜平殊不知這箇只是合當做底事。○譬如登山人多要至高處不知自底處不理會終無至高處之理。○於頭處平易處見得則幽微底自在裏許。○學者須是直前做去莫起計獲之心如今說底恰似畫卦影一畝吉凶未應時一場鶻突知他是如何到應後方知元來是如此。○學須是熟熟時。○**在**目前不熟時須著旋思索到思慮得來意思已不如初了。

讀書一覽春林月夜之華月未之我見且文子大要論  
卷之八  
人而欲其易者則其難者必先之也

